# 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撰

諫諍部

直諫第十三

唐韓思復為諫議大夫開元初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河南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力所剪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

令漸翾飛向西遊食至雒使命来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請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恵之懐不可不收攬人心也帝深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簡視蝗蟲所損之處及還具以實奏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笞撻百姓

迴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損免思彸遂

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皇甫憬為陽翟尉開元初監察御史宇文融請簡察偽

濫逃户憬上疏曰臣聞知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

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

則彸數彸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

以静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其提防

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

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剥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寃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鯀火不可不慎令之具寮向逾萬數蠹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絶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繇此縱使伊皋申衎管晏陳謀豈息兹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

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容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言咸陳括為不便玄宗方委任融侍中源乾祐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憬為盈州尉

柳澤開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制造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聖王之所嚴

罰紊亂聖謀汩斁彞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令慶立皆欲求媚聖意揺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於天下必若慶立矯而為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即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姓幸甚

崔向為右補闕開元七年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寳之位也哉陛下宜保萬夀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唯為乾豆賔客庖厨者哉亦足以閱兵講武誡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啣枚有言聞而無諠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於渭濵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籠越嶄險靡榛叢

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競
申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
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
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
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
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誡後圖則其
天下孰不幸甚
吴兢為太子左庶子玄宗東封多射獵兢諫曰陛下爰

自雒邑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
荒之攸漸誠非致理之所急况陳封告成禮容甚大伏
願罷此畋遊之事克備文物之儀又貞觀時太宗文皇
帝凡有廵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
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繇用為鑒誡伏願陛下遵而行
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
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
施敬本為右補闕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

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敬本與右拾遺張烜左拾遺李鈗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黄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露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即當人臣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送廵紫座之間賔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

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開元二十四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畧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殱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以為懲誡恐其有驕
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封人吏須識
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諳
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未訓練不知禮
法人未懷惠士或生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
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
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
令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

察若不可迴緩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曷以嚴命疏

奏玄宗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

梁鎮為昭應令代宗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

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

頂置天華上宫靈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大古天皇中

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宫戶一百人又於縣之

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并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鎮

上奏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

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材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蝨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也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烈其祀典哉且以殘獘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蒭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

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作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何不卑宮室菲飲食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為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較以厚薄陛下又何以

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為詞哉此其不可者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以同知也令湫竭亦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

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盖無闕失矣又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至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繇盖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有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粢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課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灾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

臣昨受命之時承聖旨務要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鄞縣之丞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洒掃之戶謹明宣旨並亦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謳呼於庭忭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為姦惡其國禎等見具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置祠

堂又不可當為大地建立祖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姚南仲為右補闕大歷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當遊行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曰伏聞貞懿皇后令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之希旨乎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疏之伏願暫留天眷

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主宅於國今夫長安城
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
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
王葬后妃莫不馮丘原遠郊郭今則西甫宮闕南逼康
莊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且何如骨
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兆竟何所益示之兆庶則彰
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
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為此今若起

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乗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歌鍾於内此地皆聞此非所宜三也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以久俟蓍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逼於城下者主也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所宜四也凡此數事實黷大猷

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
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貶褒大
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令指事尚
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
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
臣
郇模晉州人以麻辮髮持竹籠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
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乃以竹籠貯

屍棄之於野京兆府以聞代宗即詔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一字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顏真卿為簡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召百寮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勞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

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
此語已來朝野翕然人心莫不衰退矣何則諸司長官
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
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
廻日奏聞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令陛下欲自屏耳目使
不聰明則天下何則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黒變黒為白也詩人深惡
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旻

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聽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誣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伏家引奏不許闌礙所以防擁蔽也并置立伏馬二匹須有乗騎便往所以平天下正用此道也

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詣宰相輙奏事者不過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蔽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

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比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為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實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頻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

而易退雖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語況懐猒
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
必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目天下之士
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
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凡百臣庶以為危殆
之期又翹足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
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
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

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裴諝為金吾將軍建中初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輙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令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纎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帝然之悉歸有司

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貞元中裴延齡以巧佞判度支自司農少卿遷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係延齡頃自
權判逮今旬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諠於朝
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畧舉所聞多云以租賦正額支
用未盡者便謂之剩利以為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
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别貯利錢又云邉
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令秋以来並不支糧伏以疆埸之
事所虞非細誠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於有司陛下必以
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之黨結此流言何不以

新收剩利徵其本末令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
使一人巡覆邉軍察其資儲有無虚實儻延齡授任
已来精意勤力每事省約别收羡餘至於正數各有區
别又邉軍儲蓄寔猶可支身自歛怨為軍國惜費自宜
更加優奬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
謬罔上實貟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
採羣議正拜已来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
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讎疾陛下似宜

稍廻聖鑒俯察羣心是時拾遺王仲舒亦抗疏論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上疏曰臣竊謂陛下數月来齋居損
膳為兆庶心禱又勑有司走於羣望祈於百神而密雲
不雨首種未入豈觴牢有闕巫祝非誠為隂陽適然豈
歟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歴觀自古天人
交感未答者未有不繇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
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枝者自古通
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稅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

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更免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須户部于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餽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

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例三日内奉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詔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疏寢不報
穆質為給事中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户人而有笞掠至於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四年鎮州王承宗叛憲宗用内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憲宗雖改其名心頗不

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
獨孤郁為左補闕元和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以左
神策護軍中尉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
使帝御延英殿對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
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
膺穆質等及郁皆言中官吐突承璀不可以統師且非
舊制郁言尤激切翌日乃削承璀招討河陽浙西宣歙四

道兵但充鎮州已來招討宣慰等使時論諫者皆以為中外任殊承璀不宜總戎招討至是改處置為宣慰猶存招討之名

孟簡為諫議大夫鎮州王承宗阻兵下詔誅伐以中貴人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等使宰臣裴垍陳奏以為中官不宜統兵言未允納簡與呂元府許孟容李夷簡穆質等上疏抗論又偕詣延英面陳不可之狀遂退改承璀使號簡在諫署三年言論切正繇是出為常州

刺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先是五防小使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為其使領數百或有恃恩恣横郡邑驚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月方更其所元和九年冬裴寰為下封令嫉其暴横但據名供饋使䖏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下不敬論宰臣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度將入元衡

等謂曰裴寰事上意不聞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怒曰如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防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放歸本縣視事焉

裴潾為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及淮西用兵

使復以內官為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於初令或有防不必在大儻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

之濰為起居舍人時憲宗垂意方士既得柳泌益信金丹藥石之説推心服之無疑焉濰抗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顓頊堯舜禹湯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貴黎元自践祚以来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又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内能大斷外寛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王明君所不及令陛

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嶽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以来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恐人見之懼人聞之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哉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来自言飛煉為神以誘權

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假偽敗露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深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養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

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者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姧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飲藥臣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期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

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吕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欵實其本職也疏奏貶澣為江陵令

韓愈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命中使領禁兵迎護鳳翔法門寺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王公士庶瞻禮

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産燒頂灼臂而去供養者又有閭肆惡子不苦焚烙之痛譎言供養而爇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或嚮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

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

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
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繇此觀之
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
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
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
帝陛下神聖毅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
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
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狥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所以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𤼵身以為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死已久朽枯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

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

李渤為户部員外郎將皇甫鏄作相剥下以希旨會陳許節度使郗士美卒令渤充弔祭使路次陜西渤上疏

曰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户今纔四十餘户閿鄉縣本有三千户今纔有一千餘户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於攤逃約十家内一家逃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户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剥下以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絶其攤逃以見在户家産錢數為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

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繇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疏奏仍具狀申中書門下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渤既以章疏切直大忤時宰謝病東歸徙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

勤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遂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更抑為必難務濟所訴逋欠宜令特放長慶三年為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殿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傾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䟽陳論令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

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遷給事中來年大赦改元中官毆鄠縣令崔發於金雞竿下渤上疏曰縣令不合拽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事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法臣恐夷狄於四方之歸還者各傳其言竊恐慢易之心寖萌於此

楊虞卿為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初頻遊幸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鵲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

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死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況北虜猶梗西戎未賓西河之瘡痏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邉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御宇有憂天下之志恒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垂聽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㣲望有所觀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偕出何足以聞

政事哉諫臣盈庭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緣主恩尚疎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自宰臣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曽未祗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幸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顧問恵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無間陛下

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位思安之心不相殊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疏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禄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奬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稱賀

趙知微衡山人長慶初上疏曰臣聞色荒禽荒尚書以為至誡前代失德之主鮮不繇此以致顛危故聲色則

慆淫心耳蕩散神精馳騎則蹈涉傾欹變生銜蹶此前代聖主賢臣最為深誡者也是以周公作無逸之篇而成王致理漢文冒馳峻之險而袁盎興諫皆事理明切著為格言今陛下嗣守鴻業之初萬方仰聽之際尤資靜慎用副觀聽而旬月以來遊幸未節優戲在側馳驅無度臣是以竊則慮深識之賢憂歎興謗外則恐軼材之獸軨轂可虞伏望遠覽古聖稍息遊玩怡神閒燕肆目經書求理道於既安播休聲於永代實天下幸

甚疏奏帝深嘉歎之

李玨為拾遺長慶元年穆宗召邠寧節度使李光顔徐州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及重陽節與百寮內宴玨與宇文鼎溫會韋瓘馮葯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盡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臣等為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禄豈得腹非誠隱孤負恩榮臣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遣光顔李愬及重陽令節內宴百寮儻誠有之乃陛下親羣臣弘德澤之慈旨也然使以元朔未

攺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誠命遏密弛禁盖為濟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夫明主動而為天下則言而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茍紊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李光顔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令者時當盛秋務切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褒其舊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歌

鍾錫宴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非孝理因心屢形於詔勑行已實感於人倫唯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是年冬羣臣入閤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補闕辛邱度拾遺韋瓘温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冦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

夜暱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
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内藏有餘亦
乞陛下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
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訝之顧宰臣蕭
俛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
謂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
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既退宰臣復詣延
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日已

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内閤者覃等庭諍帝欣然納之中外相賀陶居簡不知何許人長慶三年稱處士上疏請用正直去諂競穆宗甚嘉之竟不尋訪居簡所在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長慶四年七月上表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多藩常懼曠職孜孜夙夜上答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見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

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炤一恐聚斂之吏成姦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徳下敷惻惻之仁萬國羣甿鼓舞未息又奉五月二十三日明詔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廣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以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懐忭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勑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且臣之當道本號富饒近年以來與舊頗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

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問當時進奉亦無用鹽鐵羡餘供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勑却停榷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羡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充填經費之中偶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非當土所有皆須外市

去二月奉宣索盝子計當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進奉貯備銀無二三百兩皆是諸處招商收市此時亦稍優饒悉力上供幸免敗闕又奉宣索粧具令先造兩具進来昨所造成兩具以當銀一千三百餘兩並是具迴今年冬至及来年元日常進器物料內金銀充約計二十具共當銀一萬三千餘兩金一百三十餘兩令續於淮南側近百萬收市旋得旋造星夜就功雖見更求實懼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

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繇伏願陛下平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謇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歛物怨前後詔勑並可遵承輒冒宸嚴敢陳丹懇臣不勝戰汗隕越之至時制罷奇珍之獻曽未數月徵貢之詔道路相繼故德裕有是表焉九月又上表曰已緣當道宣索昨已具軍資歲計及

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賜省覽又奉詔更令織定羅紗袍緞及可幅盤條繚綾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煌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誡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官又玄宗朝令中使至江南採鵁鶄諸鳥至汴州倪若水抗表上論玄宗亦賜詔嘉納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蘓頲不奉詔書輙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其

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於微細若水等尚以
勞人損德瀝欵効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主之
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
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詔侯伯有位之士無
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狥欲懷安面刺廷攻
無有隱諱則是以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
過在臣下況立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
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

文㢘綈弋之衣元帝罷輕絹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惟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激切兢惶之至優詔答之許罷進盤條繚綾一千匹敬宗寶歷二年德裕上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可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揺

子精乃可以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一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矣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宗之訓修軒皇帝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氷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

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誕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水以為小術眩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髙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

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輙罄愚衷以裨王化輙陳懇欵伏積兢惶

獨孤郎爲諫議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郎與諫議大夫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栁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

薛延老寳歴初與舒元褒李漢俱為拾遺於閤内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繇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綱紀寖壊姦邪恣行乞聖恩詳察帝厲聲曰更有何事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帝色變曰何處修元褒俛首不能對延老奏曰臣等是諫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船䑲瓦木絶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昻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為不廢其職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楊鸞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十四

唐張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即位詔淮南節度使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輦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

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
崔元亮為左散騎常侍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晦神策中
尉王守澄奏得本軍衛前虞侯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
十六宅漳王謀反又差人於申錫宅十六宅及市肆追
捕胥吏以成其獄三月辛丑勑旨令詔師保僕射尚書
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
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北軍豆盧著所告宋申錫反狀
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便赴延英召對應昨日

議事官上並召入親自詢訪兩省諫官自常侍以下至午時復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入元亮與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誨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於堦下請北軍所告下於中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且出元亮固言援引古今辭理懇切玄亮涕泣久之上意稍解乃曰今即與宰相商議元亮等既退於是復召宰相入議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元亮

為右散騎常侍太和中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搆獄自内起京師震懼元亮首率諫官詣延英請對於帝往復數百言帝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殺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人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寔不為宋申錫言俯伏嗚咽帝為感寤元亮繇此名重朝廷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宏農遂其所請及卒中外嘆息

王質為諫議大夫太和中王守澄搆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元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為中人側目執政出為虢州刺史

將係爲補闕太和五年七月富平縣有賊李材以名隷右神策軍家富強横因事強搆鄉人斫及墓松柏射殺之法寺斷以殺人論文宗以中人所庇特原其死付京兆府决脊杖二十流靈州於是係等上疏切諫以李材所坐合處死疏寢不報監决御史柳仲郢奏伏以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帝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李材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法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甚微豈敢曠職其李材未敢行决奉勑並准今

年五月二十日勑處分監决御史蕭傑又上表論李材合死尋有勑下京兆府行决杖流不必御史監决其李材竟以不死論

魏謩為右拾遺太和中前邕管經畧使董昌齡枉殺録事參軍衡方厚坐貶叙州司户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録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枉暴無事專殺事跡顯彰妻孥衘寃萬里披訪及按

鞫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為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拔擢而寃苦者何伸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為洪州别駕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受兼楊府司馬宰臣奏楊府司馬品髙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帝意欲授之因宰相對亟稱朝霞之善綦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開成初文宗命於右軍宣取李孝本女子二人入内孝本皇族為御史中丞以罪受誅帝知

之取置左右蓦上疏諫曰臣聞治國成家者必資於德義德義不脩則國家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其在脩身脩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幺要之源故前王遺言曰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所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是以前哲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日新其德日聞其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誕敷文德不悦聲色出後宫之怨婦匹在外

之緐夫洎今十年絶其採納大雅既作淫風不行則上超三皇次出五帝凡百相賀前王比隆斯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覩近自一兩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至於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次女一人遽將入内宗姓不異寵幸何名如此之事皆不益慎修有虧一簣臣竊惟陛下九重之内不得聞之凡此之流大生物論實將乖道理之本徒取塵㦸之嫌夫欲人不知不若不為諺曰止寒莫

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者也伏惟陛下照鑒不惑稍抑將來絶其漸門使無怨欲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翫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昔漢光武坐側設列女屏風時宋宏正色諫曰未有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因為徹之謂宏曰聞義有改可乎弘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前史以為美言今陛下柰何不思宋弘之諫而欲居光武之下乎臣竊不願也職當規諫敢盡血誠伏地叩頭昧死陳達疏奏上遂出孝

本之女

高元裕爲御史中丞時開成四年左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奏得百姓趙倫狀告造妖賊賀蘭進與幷徒黨五十九人妄說禍福附會讖書欲謀大逆軍司追捕推勘各得狀欵文宗慮究濫召於宣和殿親自鞫問然付軍司令於東市狗脊嶺集衆斬決元裕上疏其畧曰伏以左神策軍所推妖囚訪聞其徒結黨聚衆恣爲兇狡合就嚴刑臣亦料軍中推窮必得情實然獄宜公共刑

貴正名今刑部大理皆是陛下掌獄之官都不關知便成其獄三尺之法無所憑依伏乞以元惡三人付大理寺重加覆問若無同異便正刑書則凡在中外皆知事歸有司不廢彛典彰陛下慎刑之意快兆人共棄之心臣忝風憲得議刑政事關國體不敢不論疏入未報起居舍人魏謩上疏曰臣伏聞傳説官中捕捉造妖徒黨在外人情洶洶深所不安恐涉詿誤之嫌或緣愛憎而起況事出軍鎮未經臺府咸懷斯懼遞不保生滋蔓儻

深爲患不小今切在早去枝禁不遺蔓延嗚呼如事繫軍人即委軍中推勘如名該百姓宜從府縣鞫尋冀各盡情免稱寃死臣伏以當今聖代不宜有偏平人如罪狀昭然始可從法其間輕重須有等差臣竊知陛下近對法官必將訪獄臣伏想此際官吏豈能直言如能直即皆戴冑之守職也且獄不在有司推劾法官亦焉得細知伏以陛下愛育生靈不欲一物失所此則事關刑戮不可輕易處置臣深慮旦夕詔下忽有寃人既當發

生之時切要審令詳覆成陛下好生之德契前哲恤刑之心伏請重勅法司再令疏理豈惟全其大體兾不紊於刑章疏奏上遽降中使宣令且停斬決詔軍司所推鞫妖賊賀蘭進興等五十九人昨令宰司詳覆推狀欵驗節目並無參差緣是妖逆之徒不同尋常刑獄便令裁斷兾免停留令高元裕及魏謩等論奏請付法司覆問重慎刑辟與衆棄之斯亦舊章雖當依允其妖賊徒黨除白身及官健四人依前軍中及狀内推勘餘並宜

付御史臺重覆限三日内聞奏翌日臺司奏差侍御史王初重覆與軍中所申無差遂依前勑處置先是藍田縣百姓賀蘭進興聚集鄉村百姓為念佛會因之妄有妖語軍鎮捕捉横及無辜以要財賄貧者多至自誣及付臺之後皆望有所申明然而推官怯懾迎風聽從不敢異同其事人皆惜之

韋力仁為諫議大夫開成三年閤内奏曰臣伏見軍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别今富商大賈名

隸軍司着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之時固不宜有此禁軍司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備不虞不合攪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勑統帥令各歸其分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論事須當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葢論名分耳李珏曰軍家所出牓是自捉軍人百姓即府縣自捉此無乖名分止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恠之

劉蛻咸通四年為左拾遺時有詔以長安縣尉集賢校

理令狐滈為左拾遺蜺進疏曰臣伏見新除左拾遺令狐滈大中之時其父執政傳家乏子弟之法布衣干公相之權瘠痟者莫匪浮憎進拔者悉皆有謂凡四方節鎮價同交關三署官司精專與奪潛行遊宴頗雜倡優鼓扇輕浮以為朋黨籌謀日夜聚蚊如雷變化施張赤地成海天下側足有識寒心竊以官列諫垣號為供奉縱遣人同刻鶚然則職貴存羊夫陷父之義居家不為孝子事君之後見利豈為忠臣伏惟陛下敦崇教化懲

艾澆漓凡曰名器不當猥濫事之可惜體難盡言臣於
滈家本無嫌釁於陛下則是職司謀其身則身輕舉其
職則職重不然臣何故結冤權豪之族輕蹈危亡之機
白日所臨赤誠可見況物如脂膩近則汚人官若薫蕕
固難同器皆以愚見義不比肩干冐聖聰乞迴成命起
居郎張雲奏疏曰臣伏見今月十五日勑除長安縣尉
集賢校理令狐滈充左拾遺者滈頃藉父威不脩子道
干權黷貨有口皆知據其輿論之所咨嗟宜為霜憲之

所破碎豈可令捧近日月飛翔雲天此則有罪而反榮是乃無辜而可警也伏惟陛下以獻文繼代孝德承祧臨天下以至明示天下以至信有善必勸有惡必懲分別昭彰使人不惑也今滈為諫官是惡人得位善人必疑矣陛下何以執信行令使萬方從化乎滈麻衣如雪干弄朱先穿緣穴鼠之墉以欺其父出入吞舟之網不畏於人至於朝廷命官公然記託不封殿最無取賢愚但擁富貲即為髙第遂使堯官三載黜陟有繫於金錢

孔教四科取舍或繇於聲色且令狐綯進用李琢首亂南方贓罪流聞遠近昭著使天下兵戈徵斂未有已時而安南舉城化為凝血矣陛下每臨朝聽政語及安南事或至掩泣未嘗離心上欲收復土疆次欲誡勵臣下琢頃以典郡贓穢廷臣曾有論封令狐綯比竟用之由滈有納賄故也李琢之罪既正刑書則舉以致戎是誰之過此乃目前可驗天下皆知臣豈苟緣愛憎妄有論列滈為人子陷父為惡豈堪鳴玉曳組為陛下諫臣乎

陛下必有欲推寧僣之恩以寵於澝豈不念南方赤子流離死亡豈不念州郡徵歛生人受弊豈不念祭襲酷没豈不念國計空虛凡此數條盡澝之繇也臣須事先朝任太常博士以澝專恣威福勢傾朝廷大中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已進密疏直啓九重先帝且務苞含微臣亦蒙全宥幸得腰領獲事聖朝臣今若顧惜微軀寢而不奏是臣不以事先帝之心事陛下也生則罪重死有餘辜但獲上聞聖聰一悟睿旨雖當鼎鑊亦所甘心

伏望改授滈一官以息羣議疏奏不報雲又上疏曰臣
日昨以令狐滈駮議聖明脫身踈網因緣僭祿抗奏上
論伏自疏奏以來二十餘日未奉明詔異議喧然臣孤
立自持當此大位忽異恐事生不測先及臣身則一去
帝城千里吞恨將求拜疏何畧聞知臣今再上聞者但
以勢不可默也滈之取錢豈令臣見臣只以貪僭之譽
布在人間唯受傳聞即有論列先朝獻疏已具指陳還
緣此子竊父威權為過不少而外人言論上聞於天所

以先帝不加責於微臣以言之無罪不然令孤滈外倚家門之權内連鄭顥之寵臣尋粉碎於先朝矣今日豈得全生更為陛下明言乎令孤綯為先帝權柄大臣獨擅恩澤職當調護國本訏謨皇家陛下序屬天宗躬為長子先帝親覿玆讓目覩温文大中十年十月八日勑右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並以本官充䕫王已下侍讀此令孤綯交連帝戚位冠鼎臣端坐中書作何行李陛下受天昭命羣臣定策宫禁之事則臣不知

但欲册夔王便可知綯臣節況濫舉李琢致其毒流生人使先帝貽厥之謀不及陛下好生之德未免憂勤綯只合辭榮乞骸席藳請罰何顏更令不孝之子濫求官榮事體既乖人情實憤李琢本無吏道唯有貪名滈既身挫人言琢官實繇賄得綯拔自羣小分符交州琢果大肆兇殘處置杜存誠父子取怨溪洞闔境亂離其坐罪貶官綯猶專為掩覆依前要用吏與壽州蕭倣駮議既行李琢罪狀轉驗琢不自澄省指斥王廷按獄司窮

重重貶削分務未久又除宋州直至綯罷相權瑑始廢居東格無私宰物當如是乎若令狐綯以瑑一時敏辨似有公才用瑑如或不知在綯未為有過豈李瑑前僭未塞後惡乃彰知是罪人橫身庇護則綯之舉吏自與心違滈之取錢何須眼見衆口紛紜號為白衣宰相朝廷設進士之科本求才彦鎮其浮濫屬自宰臣陛下御極之初大臣儀刑百辟豈為綯言出鎮滈便策名放牓宣麻相去二十三日綯既公然進狀請試春官滈則元

在京都不經舉進明言抜解傍若無人濁為宰臣之子
不患無位且合簡身慎行以成父業有何急切如此攫
挈使天下孤寒人人怨嘆謂之無解及第實則有耳未
聞不懼人言一至於此臣若悉書濁過方罄南山之竹
恐未盡也臣家唯有童稚更無兄弟自傷側足單居但
思引領獲罪令孫綯身榮上相位冠通侯十年桃李之
陰兩禁公台之貴煦能生物怒可移山臣子豈無常人
之情有何苦切頻將單脆徼蔑之身與強家立怨立敵

自取傾危也直以曾將滈事上聞先朝滈出網羅偶逋清憲更欲玷黷皇化參侍玉墀人懷怨心而敢指斥是欲以大中威福復行之於舜日也獨臣將經是事豈得逡巡止可碎身權豪之門不可負陛下設官分職況綯有粃政亦何阻直言以其前章猶未明切聞滈黨欲謀害臣恐不及繼言便至貶降臣又思令狐綯負先帝之事陛下不知誤我聖明緜臣恇怯今再得指陳滈事啟達聰明臣於妻子官業已無愛惜矣用捨之宜一俟聖

裁

後唐趙都為左拾遺同光二年二月上疏云無以有威以自大無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内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踘飛馳之樂伏乞寶於大位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薛昭文為右諫議大夫同光二年五月上疏陳十事曰

臣聞夏德未衰未顯中興之運漢儀重覩果成反正之功稽其上代帝王前朝基業未有不中罹屯否間有凶災是資明聖之謀更廓靈長之祚伏惟昭文睿武王德光孝皇帝陛下繼漢大寶纉禹鴻名興牧野之師功如破竹拔朝歌之壘疾若建瓴俄平國家之讐大刷人祇之憤皇威遠振睿德遐敷自陛下應天順人奄有諸夏九州欣戴萬國樂推既混一於車書方大定於區宇藩服靡不入貢戎夷靡不來庭鋭旅雄師無敵於當代謀

臣勇將有備於中原然則尚有兇悖之徒竊據於屏翰
愚迷之輩憑恃於江山雖聞向化歸朝猶敢改元僭號
在陛下武功天縱百越不得不臣在陛下文德日新三
苗不慮不格夫人乃邦之本兵者國之器要在安其人
而固其本訓其兵而利其器國富兵強家給人足臣有
管窺十條謹錄奏聞伏乞俯迴聖覽其一曰陛下復聖
唐之運祚雪先帝之讐仇戎狄尚解懷柔藩服豈敢拒
命而今數處僭偽之地尚未悛心料此兇狂必自覆滅

臣請陛下明宣睿筭大振天威秣馬耀兵亦不指名去處且為討逆伐叛之計則狡妄之輩饕餮之徒聞我大國萬旅雲屯六軍雷動如此昏迷之黨不俟赫斯之怒經畧之謀彼必斂衽而朝望風而潰自願納欵歸國矣斯必有征無戰之道也其二曰臣伏見隨駕兵士久經戰伐咸著勤勞皆忠勇以難儔尚貧乏而未濟雖陛下告成郊丘之後大行賞給之恩然而或未優豐尚多覬望非不知國力尚闕天府未充臣又聞自古皇王建基

業撫軍戎未有不損玉帛輕財寳以餌於戰陣之士是
故先代撥亂之君以此皆留意也今以諸道上供錢物
進納不時遂致朝廷薄於犒散稍為經度以濟急須近
者藩臣貢奉慶賀財帛及南郊或有經費羨有物色等
伏請且據帑藏更加頒賚先隨駕兵師宴犒代潞州將
健也其三曰臣竊見河南兵不少亦是先在偽廷備經
訓練頗聞精銳皆堪征伐自陛下平定汴州以來尋曽
選揀或聞諸道分劈之時未堪精細或有勇悍者放歸

田里或有懦弱者留在軍都當差發征行則逃避諸處以此散失其數實繁請宣示租庸司先管兵帳所司子細磨勘向來所係數額多少兼取近年諸道所申逃背名帳較量比舊額少剩即知元數減耗臣聞夫軍伍者以豐財為務以重賞為先其河南道先管兵士伏慮三數處僭號不臣之地以厚利誘之歲月滋深耗蠹必甚請陛下詔勑令在京及諸道常加點斷安撫兼勤給其衣糧務令得所仍乞嚴勑邊界要害津鎮寅夜鈐轄無

令透漏兼先有放歸農畆者亦諸指揮州縣鎮浦點簡姓名常知所在或緩急追呼稍有前却者請罪本處軍吏節級等庶耕耨不隳征伐有備儻陛下納臣所奏則不臣之人知國家訓戎講武繕甲治兵彼之兇徒必懷慴懼則旦夕相率有臣事本朝之計脫使賞給不充撫養不至非唯士卒生刼掠之心抑以部伍有逋逃之者必慮夫多投逆臣之境更資悖慢之性也其四曰臣竊見諸道百姓皆陛下赤子爰自比年以偽廷徭役頻仍

租賦繁重饋輓不已疲弊益深旣不聊生率多逋竄雖有德音軫恤未聞時降招攜亦請宣取租庸司應河南先在僞廷戶口文帳磨勘從前多少數目兼勘諸道所申近年見管及流亡戶口即知人物增減此則應僭僞之處多方招誘伏乞特降優詔委所在觀察使刺史官吏已下設法撫綏事件無損於官有益於人者仰二縣條貫申奏仍請下中書量其利便竝許施行本分稅租稍令假借諸雜科徭特與減等以表撫俗安民興邦固

本之道也其五曰本朝至德年平禄山之後復京雒之初兵革之餘生聚凋瘵屢降恩詔撫恤生靈仍遣使臣訪問閭里今陛下嗣守鴻業光啓雄圖故事前規可得敬而行之伏請每年准舊事出郎官御史忠良廉潔明幹堪充使者令散往諸道採訪賢良撫問疾苦務安兆庶以拯疲民也其六曰竊以偽廷僭號俄逾一紀連年徵剥繁日科徭士不聊生人不堪命生聚塗炭戶口流亡河南之民皆企踵側身日望陛下復我唐之鴻基慰

兆民之疾痛今陛下弔民伐罪新有中原所宜減省斧斤未欲增脩宮室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計百金之費且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有先人宮室何事臺為遂罷天下聞之萬古稱漢文之儉德也臣竊以陛下以慈愛為心以孝理為念聖德日新又何讓於漢文矣伏惟陛下慕唐堯土階之事善夏禹卑宮之規停土木之工止營搆之役斯則區下欣悅億兆歌謡自然平揖唐堯漢文之至化也其七曰臣聞漢祖初入咸陽令蕭何收秦

之圖籍及高祖神堯皇帝平定關中亦允收隋室羣書仍聞歳降使天下搜訪其後盈溢於石渠東觀充滿於秘閣蘭臺以是兩漢之詩書之盛與三代同風也自貞觀開元之後文物焕然何止同風可謂超冠於三代也今陛下嗣周景祚紹禹靈圖睿藻日新盛文天授崇文允武咸五登三將浹偃戢之規在廣訪搜之道伏請降使采訪天下圖書以示武王偃武虞舜舞干致太平之永遠也其八曰臣聞惟王建國辨方正位況河雒之名

都帝王之二宅為萬國輻湊之地乃四方表則之邦若不廣闢康莊何以壯觀輦轂自喪亂已來兵火之後九衢荒廢但長荆榛廣陌蕭條唯滋蔓草今陛下富有四海作宅神都當六龍遊豫之時是萬方朝聘之日雒陽大道所宜法於前規鼎邑長衢豈可隳於舊制其都城六街請下河南府及左右金吾仗仍舊依古制分擘廣狹步數不得縱任居人侵占俾朝會之地免有湫隘之弊也其九曰臣伏見諸司行事官或歷任分明選限尚

遠或出身欠少入任無門聞陛下應千年之運建一統之功謂聖日照臨幽顯不陋皆辭親裏足迢遞而來與郊禋之時希求恩澤今所司磨勘駁放十分去其九分訪問駐京日多客舍窮悴其見在未出京者伏乞降宣旨稍賜慰安或有粗堪任使者即乞委銓司量才注擬不堪收擢者亦聊錫資財以濟歸路所以閔職勞而示君德也其十曰諸戎牧馬務履踐京畿百姓苗稼請於隙地置牧場伏惟陛下察臣愚衷納臣短見俾令遐邇

知大君撥亂之功是使黔黎荷聖王無私之德也疏奏

不報

蕭頃為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年多奏請欲立

家廟於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

張憲為東京副留守同光三年春莊宗幸鄴時易定王

都來朝宴於行宮將擊踘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踘場

吉因築壇於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

際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

可脩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墠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於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竟毀即位壇

駱鵬舉為度支員外郎同光四年上疏請節聲樂薄滋味崇儉約斷形勢影庇富戶納倉儲去加耗每歲青苗鹽鐵雜税等錢不紐配條錢陌無闕召人耕曠土免三年地租使覲風察俗勑旨以斷形勢影庇納倉租物加耗等從之

李詳為左補闕長興二年十月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玄思答譴告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屢有震動耶侍中張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

以杜未萌又開元中泰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
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制宜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
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思於天誡臣伏思陛
下統臨萬國於今六年猛將如雲銳師如虎出無不捷
叛無不擒歲稔時豐人安物阜實應天意恐陛下忘創
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於兢
兢業業也今伏望聖慈特委親信兼選勲賢且往北京
慰安容令巡察問疾苦於黎庶俾議蠲除備祭祀於山

川各加虔禱然後乞陛下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近君子而遠小人任賢無貳杜邇言而求讜議擇善而從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則景公脩德熒惑退舍以為祥太戊小心桑穀生朝而不害自然妖不勝德所謂弘之在人寰瀛永之於無疆遐邇長歸於有道帝甚嘉之

康澄為大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匪繇於地利童謠非禍福之

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摧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南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

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彦提五柄以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無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嶽爭高盛德共磐石永固優詔奬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弊識者許之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為雒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蒹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

歛下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從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

李知損為刑部員外郎天福二年十一月上言臣近自作補闕擢為員外守刑法之司非諫諍之任雖越職干議典制固所不容而為臣事君聞見宜其無隱臣昨晚於相國寺内忽覩聚衆殺病瘦馬或說奉旨宣賜臣愚昧所見竊有感傷大凡天下耕牛不可宰殺有所犯者

罪在無赦國家切於禁防益以力耕為用令之瘦馬抑
有前勞是皆久歷戰征備經辛苦以致筋齒疎尫飲齕
細微振奮莫能廢損及此當於佛寺衆被軍人以布巾
蒙其頭大钁鎚其胸及刲剥之際為觀者所傷方今時
未銷兵軍非厭馬木曜方臨於鄭分鑾輿暫幸於梁園
誠於迴賜與之恩亦憫傷之旨矧復京師之内不同營
寨之中況軍人米糧無所乏闕病馬肌肉不濟烹炮伏
望明勑所司應有病馬散令宣賜要者任便餵養顯示

不殺之恩念羸牛之力耕猶存令式恤老馬之苦戰願立新規臣謬列清朝無裨聖運茍有所見合具上聞帝嘉而納之錫以束帛

薛融為左諫議大夫天福三年六月上疏曰臣近覩河南留守高行周狀奏脩大内事以大厦既成鷰雀尚猶相賀皇居是葺臣子豈不同歡然則時方屬於多虞事宜停於不急臣聞帝堯古之聖君也其所居宫室則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漢文帝古之聖主也欲造露臺以費

百金之直尋罷其役莫不道光圖籍德冠古今為千載之美談作百王之懿範况漢文承三代之基業御一統之寰區百姓富饒四方寧謐金帛盈於帑藏粟麥溢於囷倉尚惜其財不從其欲今雒陽宮殿雖有先遭焚毁其所存者猶且彌滿於帝堯之茅茨而又重有脩營其所費者豈不倍多於漢文之臺榭伏自陛下一臨華夏再歷寒暄聖猷雖契於上玄皇化未覃於遐徼復又鄴城殘寇歷歲逋誅黎民猶困於轉輸將士頗勞於攻討

庫藏虛竭丈費殷繁此則是陛下宵衣旰食之時非陛下營造宮室之日且百姓是陛下之赤子也陛下是百姓之慈父也子既有疾父寧不憂今則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縣靡不凋殘加以率斂頻仍徭役重疊尤宜撫恤俾遂蘇舒勿謂愚而可輕勿謂賤而可棄古人有言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可不畏乎兼自去年正月已來陰陽繼虧星曜失度此則上天垂象使陛下脩德節儉之戒也固合脩德以應之

向使百姓安寧則陛下雖當櫛風沐雨未以為若也若
或兆民愁苦則陛下雖處瑶臺瓊室豈得為安乎伏願
陛下襲帝堯之舊風繼漢文之餘烈且停工役免費資
財使寰海之普寧或脩營之未晚則天下幸甚百姓幸
甚勑曰薛融官居諫署志奉皇圖特貢忠言備彰直道
載覩臣節深契朕懐其雒京大内先令葺脩今宜停罷
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涇原張彦澤殺
害書記張式恣為不道受益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

又上疏曰臣自貢封事已及九日未聞施行實深激憤
且臣家在晉昌備知蹤跡彥澤在涇州殺式之後至故
雍復害軍將楊洪一如式之屠割此乃是陛下去歲送
張式令彥澤屠戮致今春楊洪又遭此若中外觀者痛
入骨髓陛下聞之情無愍傷伏自陛下臨御已來萬方
咸歌仁聖一何乖爽大點皇猷又彥澤在涇州日擅將
甲兵討伐蕃部尋皆陷歿靡有孑遺乃行酷虐之令括
為充墳舊數奪取婦女卒掠金帛從順者包羞免禍違

沮者飲恨被誅近遠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凡有濫訛

應在其内今陛下畧無所問臣實不平沮王周守法奉

公黨彦澤殺人害物臣竊慮此後諸侯傚作好事者少

繼為惡事者多益陛下喜怒不分賞罰有濫既無黜陟

之法是退賢良之心今外議沸騰皆言陛下廣受彦澤

進獻許行非法之事況在郡括馬將及萬蹄到闕獻誠

止滿百足臣痛恨此賊者致陛下招此惡名故也是敢

繼犯宸嚴再具論列必乞速行法令免致天下咨嗟臣

又覩陛下前月十八日時降勑命過五日一度內殿起居許臣僚具所見事實封文奏其間勑語曰恐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可謂憂民疾痛者矣今臣所論奏彥澤益為涇州一方陛下詔墨未乾自違其旨如水投石不動聖心臣切慮姦邪潛謀罔惑致其明聖有此二三奈何陛下不與執政之臣商量而聽庸愚之輩掩蔽伏以宰臣馮道以下皆忠貞直性輔弼當仁久居調鼎之權上贊垂裳之理而況晨趨玉陛日面龍顏每於造膝之

時必竭沃心之奏伏乞宣示前後所貢二狀令對御座子細詳讀若臣所論彥澤奴事謬妄不愜聖旨即乞便降朝典令天下知彥澤無罪諫官妄有陳論兼明陛下無朝令夕改之謗臣職忝諫諍理合抗論不避嚴誅希迴英斷

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乾祐二年冬上言伏見天下戶民大半家貧產薄征賦之外差配尤繁宜寔耕熱耨之人供游手惰農之輩臣近以簡苗外縣遍歷鄉村

緇侶居精舍輝赫每縣不下二十餘處求化齋粮不勝飽飫寺家耕種又免征税臣竊知淮南不度僧尼不滋醫卜巳六十年矣兼不許外求者入境此貴留蠹耗幸我國困民窮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饑寒者即自聖化之内且約十萬僧尼每人日米一升十萬日費一千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人春冬服裝除綾羅紗縠外一僧歳中須絹五疋綿五十兩十萬僧計絹疋五十萬綿兩五百萬此輩不耕不農皆出於蠶織

無裨至化實數大猷臣以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昔秦皇帝并吞六國虎視天下以兵多民富故也僧何預焉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臣嘗三復此言為之扼腕

周劉皥初仕後唐為駕部員外郎知雜事上言曰藩侯郡牧仗鉞分符繫千里之慘舒行一方之威福自古選任須擢賢明近代統臨為酧勲績將邦域之生聚展將領之人情識分者附正營私黷貨者嚴刑廣取諸頭剥

削多瞻牙爪自黄巢已來偽梁之後公署例皆隳壞編
戶悉是凋殘若或不近邊陲不屯師旅無城郭郡邑非
控扼藩垣試任廉能且權葺理逐年屬州錢物每里甲
省區分支遣有餘罄竭供追府軍漸足黎庶稍蘇縱有
過愆亦可懲責言雖鄙近望賜施行疏留中不出
李元懿前為北海令廣順二年投匭獻六事其一臣為
北海令時夏秋苗上每畝麻農具等錢省司元定錢十
六及劉銖到任每畝上加四十五每頃配柴五圍炭三

秤省條之外嚴刑立使限徵臣竊聞諸道亦有如劉銖配處望今禁止其二臣在任時奉劉銖文字放絲三萬兩配織絹五千匹管內七縣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賦稅之前督責抑凌借役戶民多造店宅碾磑典庫請朝廷指揮許人論告差軍人百姓五工已上出放物至匹斤以坐贓論自然止絕其三臣在任時見劉銖擅棄國章便行決配凡罪人或刺面填都或決配沙門島大凡配流加役是朝廷格律今後更請以不道論其四臣見諸

處商税有越常規乃至草木虫魚無不取税更有嵗定
税率即令兒姪傔從主張便行枷棒作事非法有紊國
章今後請三司差人諸持止絶斯弊其五臣伏見晉朝
曾配百姓食鹽錢每頃配鹽二十斤納錢五十五數足
然後許百姓私買煎造自後鹽鐵使指以贍軍為名禁
斷鹽法苗畆所配不放納錢税物重徵生靈不易今逢
理代宜有改更使人口淡食者多其主糶職員又入沙
石消鹵大半今後如國家立法糶鹽乞放却苗上率配

稍撫蒸民以安國本其六臣見麴法一條最未中理多與州縣民歲定課利至於酤酢賣糟為弊尤甚臣請州府榷酒户鄉村不禁許令私造依明宗朝所行税户每畝納麴錢三則酒酢之流民得便用使雖不行人以為切要

麴㢘顯德元年十月為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曰竊見頻州為天清節放見禁罪人伏以祝萬壽之延洪但要齋心潔懇臨一州之生聚當思共理分憂且見禁罪人或

干格法或因刼盜或是爭論各有科條須分曲直若負
罪者獲免即銜寃者莫伸此時不有發明諸處便成流
例直恐每逢慶節擅放縲徒豈止惠姦深為長惡望行
止絶免紊章程從之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七